

# 大雪至 仲冬始

◎管淑平

“大雪兆丰年，无雪要遭殃。”这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千百年来经验总结，也是对雪花的一种概括和希望的寄托。

其实，自然界中雪花与节令中的小雪节气是很少同步的。但是，当时序进入了大雪节令，这时候，总能在期待中遇上一两场雪花。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。大者，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”这正好反应了大雪时节雪量的程度，它和雨水、谷雨、小雪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应降水的节气。

雪花的到来，说明冬天已经走向了深处。冬天的魅力藏于深处，万物都从容地走向了潜藏和宁静，但一切在静谧中又酝酿着丰富。在《红楼梦》中曾这样写到雪花：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”白茫茫的雪花，想来也只有在大雪节令才欣赏到了。大雪纷飞，日子肃穆，清寂，仿佛时时刻刻都充满着一种无尽的恬静之感。为生活劳累奔波的人又何尝不期待着这样的一场雪花的洗礼呢？四季循环往复，不断变化的人生际遇又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考验着我们的定力，因此，所有的反思与修行也最好选在这样的不失诗意与美好的大雪节令中。

人们对雪花的喜爱也颇为真诚与深切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《诗经·采薇》中描绘了戍边将士归来的途中正是大雪纷飞，然而心里却不再清寒，因为他们心中的期盼正是那现世安稳和岁月静好的幸福。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，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雪落无声，如花如雾，而雪天里的梅花却带着一种坚韧，有了雪花与梅花的映衬，冬天才显得不同寻常。

大雪时节，虽然寒冷是免不了的，但是还是有温暖的存在。只要是阳光晴好的日子，天空如洗，蔚蓝而干净。当置身于北方的平原中，抬头望着头上的天空，越发觉得，天空无限广阔，大地胸怀坦荡，天和地如同磅礴的留白，旷达而爽朗，让人震撼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朋友圈中都流行着晒雾凇的照片，雾凇是冰雪的另一种形式，却是同样的玉洁冰清。从露水到霜花，从白雪到雾凇，大自然以无形的形式将柔情悄无声息地展现在眼前。

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”寒冷陪伴的冬三月，天气变得阴冷晦暗，此时，不宜扰动阳气，应该日出而作，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。《黄帝内经》则给出了很好的指导：“冬三月，此谓闭藏，水冰地坼，勿扰乎阳，早卧晚起，必待日光，使志若伏若匿，若有私意，若已有得，去寒就温，无泄皮肤，使气亟夺。”人立身于天地间，当顺应自然法则，大雪时节，万物闭藏，人也应该御寒保暖，进补为佳，无泄阳气。唐代医家孙思邈曾说：“农历十一月肾气旺，心肺衰微。”可见补益脏气在冬季尤为重要，小粥配小菜，是最好的选择，同时也不要疏忽了合理运动的重要性。

每个节令都有三候，大雪也不例外。大雪有三候，一候鹖鴠不鸣；二候虎始交；三候荔挺出。一候中的“鹖鴠”常常在寒夜中啼叫不止，直至天明，所以又被叫作“寒号鸟”。大雪时节，阴气更盛，这种鸟也就不再啼叫了，警示人们要规避寒冷。同样，第二候中对阴阳的变化感知力极强的老虎，阴气盛极时，阳气在暗中萌动，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求偶以延续种群。第三候是“荔挺出”。“荔挺”是什么物？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：“荔，似蒲而小，根可为刷。”其后郑玄认为“荔挺”就是“马薤”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鸢尾科植物马兰花。这种植物的盛花期靛蓝与翠绿相配，非常优雅别致，古人认为它有预测祸福的作用。从这些自然的节令特有的现象中，不难看出人们的生活的作息和美好而朴素的愿望。

然而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，如今却很难见到古人口中夜夜啼叫的鹖鴠，也鲜有机会看到“荔挺”雪中抽芽，更难以亲眼目睹野生老虎在冬天的活动。生活的经验可以改变，大自然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。人在大自然面前，是渺小的，所以，尊重自然，敬畏自然，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本分。

## 冬野

◎路来森

冬野，在北方，一派荒凉。

大片的土地，光秃着，裸露着，板结的土块，生硬地面对苍苍，地面上，只有一些枯草，和落漏的庄稼秸秆儿。秸秆上附着的残叶，在寒风中瑟瑟地抖着，发出尖锐的鸣响。风起处，飞蓬旋转，滚动，带着一份仓皇的意味。地面上，蛛网断残的丝线，在阳光中，发着微弱的光，丝丝缕缕，像寂寞的无人弹奏的琴弦。

田头，有几块石头，坐上去，生硬，冰凉，入骨的寒。

没有虫鸣，但生命的迹象，依然存在。

偶或，一大群麻雀，骤然降落地面，在地面上，寻寻觅觅，远望，似一粒粒逗点，近之，则麻雀啄食处，草屑飞溅，微尘浮漾。有人走近，或者受到外部事物的惊扰，麻雀们就会哗然飞起，像一片云，逸出人的视野。一只田鼠，爬出了它黑暗的洞穴，在田地上逡巡，鼻息嗅嗅，脚步飘零，小耳朵，不时竖起，豆样的小眼睛，窥视四方，做出一副随时逃跑的样子。是的，必须得随时逃跑，否则，它就有可能丧身于鹰爪下；若然在晚间，它也许就会成为一只猫头鹰的果腹之物。

野兔，总是有的。在乡间，野兔是田地荒凉的动物标志，田地越荒凉，

野兔就会越多。但在田地里，你能看到的野兔，总是处在奔跑状态的，像一溜烟，一溜灰黄色的烟……跑远了，也许就会停下来，回回头，或者，与你对视一阵。野兔，其实是极其聪明的，它知道，它已脱离了危险。

野鸡，在田地里刨食，刨食那些落漏的粮食，浅土里的块根，或者泥土中冬眠的虫类。野鸡刨食的时候，会不断昂起头，四处观望，不是在看风景，而是保持一种警惕状态。一旦有人走近，野鸡就会霍然飞起。野鸡飞不高，总是贴着地面，飞一阵就落下了。母野鸡，是黑褐色（或者黎灰色）的，毫无美感可言；公野鸡则不同，毛色蓝绿相间，有金属光泽，极其鲜艳，飞起来，如一片彩云，一片贴近地面的彩云，美丽极了，也动感极了。

这就给冬日的荒凉，平添一份色彩的生动，顿生一份暮然的惊艳。

北方的树，大概除却松树、冬青外，很少有四季常青的，所以，冬日，北方的山，也荒凉，也干枯。

木叶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的树枝。一根根，一条条，纵横交错，或者直刺天空。纵横交错的，把时间和空间，画成一个网格；直刺天空的，使天空愈加远离，愈加高远。站立山顶，举首望天：天，生硬如岩石，冷却成结实的一

块。山上，依然布满荒草，荒草稀疏，干枯如铁丝，风过处，唰唰生响，那响声也生硬，感觉冬寒，在每一株草的草尖上肆虐，跳着僵尸的舞蹈。山石峻峭，石凉，石硬，石生寒。石，是山之骨，枯草、秃枝的冬山上，作为骨的石，就越加瘦硬，越加显出一份荒寒之象。

不过，我还是喜欢攀爬这样的荒山，还是喜欢登临如此荒寒的山之巅。它荒寒了，但它空旷了；它瘦枯了，但登高而望，它更给人一种天高地远的辽阔感，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豁达感。

走近一条河流，水浅了，河瘦了。

河岸，荒草堆积，岸边的柳树、杨树，俱已凋零。落叶掉尽流水中，生成一块块腐朽的斑痕。一些麦穗鱼，在斑痕的缝隙间游荡，每一条游弋的鱼，都是水中绽放的一朵花儿。深水处，依然有一些水草绿着，绿的水草，是河的生机。河流拐角处，是一块块的荷塘，残荷满塘，暗黑的梗叶，凌乱一地，有一种破碎之美，一种支离之美，一种枯残之美。但我们知道，它却隐藏着一种生命的密码：否极泰来，枯极新生。

冬野荒凉，但生机，也就隐藏于荒凉之中——冬去春来，田头的那株桃花就开了。

## 青青萝卜缨

◎方华

农人将一筐带缨的萝卜摆在路边叫卖，青绿水灵，透着新鲜。买了几棵白嫩的萝卜，卖菜人顺手要将萝卜上面的缨儿削去，赶忙摆手阻止。

留着萝卜缨儿，到也不是拎回家看个新鲜劲，而是萝卜缨可以入菜也。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东西，我却珍若拱璧。

在我幼时，乡下的生活比较艰难。即便那时，萝卜从地里起出后，也没人要萝卜缨儿。从萝卜上砍下的秧就随意扔在田野，任其枯烂。萝卜缨儿与芥菜、雪里蕻非常相似。村中偶有拮据人家将其捡回，洗净，腌做小菜。腌制的萝卜缨小时候也吃过，有点苦涩刺喉，自然比不得芥菜、雪里蕻的口感。

十几年前去北京，朋友招待吃饭，桌上有一盘带缨的小红萝卜。以为萝卜缨儿留着只是为了红绿搭配好看，却见朋友连萝卜带缨都嚼进嘴里。虽疑惑，却也照样儿将带缨的萝卜蘸了甜面酱，送进嘴里，嚼开来，却是满口清爽。后来知道，吃萝卜缨，在北京几乎是居家小菜。

回到我居住的江淮地区，偶想起北京的萝卜缨蘸酱，有一丝回味留恋。但本地少有那种樱桃般的小红萝卜，偶见到，也是圆溜溜的没一星秧缨儿。

美食家有言，吃无定法，才是美食的本意。于是，就试着将本地的青白萝卜缨儿入菜，在希望品尝到特别味道的同时，也享受着创意的喜悦。

将萝卜缨儿的老茎舍弃，留下嫩茎和心苗，洗净，在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捞出，切碎，拌入盐、白醋、味精、白糖和蒜、姜、辣椒末，沥上香油，一盘凉拌萝卜缨儿就轻松搞定。蒜、姜、辣椒末会消解或者掩饰萝卜缨的辛辣、清脆的口感，特别的味道，让我喜爱。

也尝试用腌制的萝卜缨儿烧肉，萝卜缨特别的辛辣味浸入先期红烧好的五花肉中，比梅菜扣肉和雪里蕻烧肉的味道更具品味。

敢于想象，是美味产生的源动力之一。在北方某地，我还曾吃过纯粹的萝卜缨。端上餐桌的一只白瓷盘上是一蓬青嫩的小苗，翠绿的苗叶上洒着一层白糖，酒家给它的起名叫原野初雪，真是诗情画意。入口品味，有着芽菜的脆嫩清新，却依然有一丝辛辣游丝般穿插于白糖的绵甜中，这种原野的气息，它牵着我的味觉游走，绵延悠长。

美味的发掘，可能在一次不经意的烹制，但更多的，是像萝卜缨一样，在于我们自觉的创新，并在创新中引爆激情。生活和人生的滋味，也大抵如此。

## 冬至谚语中的乡愁

◎樊树林

“冬至大如年”。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节气，其起源于汉朝，鼎盛于魏晋，辉煌于唐宋，一直沿袭到今天。在绵长的历史变迁文化演变中，在民间流传了很多谚语俗话，反映了各地的风土民情。

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。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原为医官，告老还乡时适是大雪纷飞的冬天。他看见南阳的乡亲受冻饿之苦，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。于是他就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，用羊肉、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置锅里煮熟，捞出来剁碎，用面包皮捏成耳朵的样子，再放下锅里煮熟，做成“驱寒娇耳汤”施舍给乡亲吃。乡亲们服食后，冻烂的耳朵治好了。

光阴流转。尽管过了1000多年，但每到冬至这天，大家总会想起这位仁心仁术、救灾恤患的善良医者。冬至这天，家家户户包饺子这个习俗已经成为中华大地，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冬至饮食仪式。

古往今来，人们常常以冬至日的晴雨冷暖来预测年内气候。谚语有“头九暖，九九寒”之说，劳动人民从长期

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，如果冬至后开始九天气温暖和，则往后整个冬天都会特别寒冷。类似的还有“九九歌谣”：“一九、二九不出手；三九、四九冰上走；五九、六九沿河看柳；七九河开；八九燕来；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。”这“九九歌谣”凝练概括记录了冬至到来年春分之间的气候、物候变化情况，同时也表述了农事活动的一些规律，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。

“冬至大似年，先生不放假不给钱；冬至大似节，东家不放假不肯歇。”冬至在古时候相当于春节，称之为“亚岁”。

这一天，不仅私塾先生要放学生的假，东家要放雇工的假，做买卖的闭市三天，连朝廷大臣也要放假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京师最重冬至，更易新履袜，美饮食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”又《乾淳岁时记》云：“朝廷大朝会，庆贺拜堂，并如元正仪，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，车马皆华整鲜好，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……谓之做节。”而民间则盛行祭祠堂之风，有的地方有谚语说“冬节没没祖宗”，意思是外出的人，到冬至这一天无论如何要赶回家敬拜祖宗，否则就是背宗忘祖。

“吃了冬至面，一天长一线”。一般从冬至这天开始，每天的白天时间变长，而夜晚天黑的时间变晚。在过去农耕时代，并没有科学记录时间的仪器设备，人们通过对太阳在天上的高度及太阳光的照射情况加以推测。

过去农村，一家人的衣服、鞋子都是人工缝制的。每年冬天，农闲的季节，农村妇女都会在这段时间，在家里为家里的男女老少，做衣服或者缝制鞋子，缝制过程中，一根线的长度大约是1米左右，缝制这么一根线需要大约5至10分钟的时间，也就是说过了冬至，人们每天白天可以缝制衣服的时间会比之前多出一根线的时间。

而这句谚语不仅是说过了冬至这一天白天的时间会变长，而且是过去农耕社会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，他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，而争分夺秒，惜时奋进。

冬至，一个传递浓浓乡愁的节日。无论到何时，无论身处何方，这份记忆总也割舍不掉。冬至到来之前，在一则则谚语中，打捞那份乡愁，想起过去的老村庄，念起家乡曾经的过往，也是对冬至最好的崇敬吧。

扫一扫  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